



亚 细 亚 的 太 阳

中国亚运工程

沈世豪
薛锦



亚 细 亚 的 太 阳

——中国亚运工程

（长篇报告文学）

沈世豪 薛 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亚细亚的太阳
yà xī yà de tài yáng

沈世豪 薛 锦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150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7-5302-0197-2/I·194

定价: 3.40元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升起亚细亚的太阳·····	(1)
第二章	北郊，一片神奇的土地·····	(60)
第三章	亚运村，我终于认识了你·····	(124)
第四章	一颗迷人的中国星·····	(158)
后记	·····	(191)

第一章 北京，升起亚细亚的太阳

1989年4月2日，邓小平在亚运村

种下了一棵常青树

亚运村，举世瞩目。

上百座塔吊，编织成一片钢铁的森林。蓝天，被切割成无数规则不一的碎片。鸽灰色的建筑群，巍然如逶迤的屏峰，拔地而起。旋转，写意，潇洒，浪漫。一行行落入云天的抒情诗，一曲曲激荡人心的交响乐。浓荫如泼，穿行楼群之中，宛如潜行在幽深的峡谷。许多似曾相识的神话，离奇、怪诞，纷沓而来。数万建设者化入浩瀚雄奇的工地，恰似一支奇兵，遁入扑朔迷离的阵图，只偶尔看见星星点点的身影。

宏伟、瑰丽，弥漫着些许神秘色彩的中国亚运工程，庄严地为即将升起的亚细亚的太阳奠基。

一流的工程，超乎寻常的速度，展示着中国人的气魄。

现实却是严峻的。想当初，近亿元人民币扔下去了，还不见冰冷的建筑冒出地面。有人慌了，发出了严厉的黄牌警告：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欠债10亿元。13个年头过去了，市民们仍在为那笔债务纳税。外刊评论说：“蒙特利尔奥运为蒙特利尔市民们带来了一个大陷阱。市民们挣扎出这个陷阱的日子在哪里呢？”

北京亚运。我们正在挖掘的不是我们也行将踏上去的陷阱么。蒙特利尔陷阱。我们的中国的。

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开放改革的大潮，轰轰烈然，一洗闭关锁国的苍凉和寂寞，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俯拾不尽的传奇故事。但同样也产生了令人焦虑的失误。1988年11月，全国被迫停、缓建项目达9 597个，压缩投资达368.5亿元。资金严重短缺，解放以来，部分地区第一次出现农民交售粮、棉等农副产品，只换来一张白纸欠条的情况。还有屡禁不止的党内不正之风。严重的危机已露端倪。忧患！忧患！敏感的中国知识界，几乎笼罩在狂如冰封雪浸的忧患意识的氛围里。

然而，北京，毕竟不是蒙特利尔。几缕乌云，甚至一场倾盆大雨，只不过是大大不和谐的噪音，难以改变不可遏止的潮流的进程。殊不知，地下亚运工程，数不清的管道、设备，同样在编织着一个神奇的世界，一旦冒出地面，便会以绮丽的画幅，装点北京明媚的春天。

机械的类比，往往遭到历史的嘲笑。

1989年4月2日，邓小平到亚运村来了。

他，耄耋之年。鬓边，银丝似雪。深沉凝重的目光中，那偶而掠过的一线忧虑，如春末的一缕余寒，转瞬即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早已体味出此行的分量了。

长空如洗。多情的春风，款款地吹。细嫩的柳条，绽出了鹅黄的叶儿。无边的芳草，铺开去，铺开去，蔚然舒卷，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迎面飘来。他的脸上，浮起了微笑。

一位传奇式的领袖，一生中，几起几落。毛泽东同志评论他：棉里藏针，人才难得。七十年代初，曾被幽禁在南昌市郊望城岗的一座戒备森严的小楼里。这里原来是一所培养人民解放军初级军官的学校。藏龙卧虎之地。其时，学校已停办，一片荒凉。

每天上午八时，着一身蓝色的老式中山装的邓小平同志，由一位面部毫无表情的军人跟着，到距住地有五里之遥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于是，一行行沉重的脚印，便印记在那荒唐年代的史册上了。

转瞬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从坎坷的“邓小平小道”，走到南海花香四溢的幽径。他，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须臾，已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他是继毛泽东同志之后的伟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挂人心。今天，是义务植树日，他的目光，自然落在亚运村。体育，源于娱乐。但当今世界，除了强烈的竞争，已渗进了异常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中国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代，给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东方大国，一个极其珍贵的机遇。

春风，和煦、温馨，以沉雄之力，催动北国的大地。万物皆醒。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虽然，一场席卷神州的惊涛已近在咫尺，但亚运村仍然十分平静。他信步走着。日理万机，难得有这样的闲暇。

“这就是未来的亚运村。”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笑吟吟地介绍说。

他会意地点了点头。如云的建筑，沐浴在浩荡的春风里。岚光如影，他不由停住了脚步。

八十四岁高龄了，他仍然耳聪目明。他是机敏的，近些年并不常出头露面，但同样耳听八方。浩大的亚运工程议论蜂起，新闻界的非议更是严厉，这一切都传到了他的心田。

“工程怎么样？”他关切地问。

“今年年底，一定要完工。”陈希同回答。

他高声地笑了。朗朗的笑声，飘溢开去。春日的阳光，暖融融，金灿灿。一群白鸽，星星点点，像跳动的音符，轻盈地滑过晴空。蓝天拭净了，留下了几许闲适，几许超脱。

他同样是个体育爱好者。仿佛，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许诺，心

境豁然开朗了。

“听说资金困难喽？”他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关切地问。

一语中的。北京第一次承办亚运会，但体育建筑设施，大都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不符合亚运比赛的要求。还有六千多运动员、教练员、医生等人的住宿。极其有限的资金，捉襟见肘。中国亚运工程，艰难竭蹶。但在这种场合，陈希同不愿意让这位已被国事重压于心的老人忧虑，便爽快地回答：

“我们在想办法筹集资金。”

跟随邓小平身边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笑着说：

“市长在到处化缘呢！”

邓小平沉默了。国家建设的阵线太长，财政赤字，数额巨大。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过调整，但一时还不能看到成效。杯水车薪，偌大的工程，靠化缘怎能解决根本问题？一个久经沧桑的政治家，他想得更深更远。

“市长化缘，名声不好吧？”他抬起头，询问的目光落在陈希同的脸上。

“这可是国际惯例噢！”陈希同幽默地辩解。

三个人仰起脸，大笑起来。刹那间，杂念云散烟消。他径直地走向一旁的亚运工程画图前。

“我们现在哪个位置？”他兴趣盎然地问，

“在亚运村中心花园绿地，以后这里有亭子、有溪水，是中国式自然山水园林区。您今天种树的地方，今后是个大草坪，要建个升旗广场，亚运参赛各队的旗子要从这里升起。”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有条有理的解释着。

“建设比汉城怎么样？”他没有去过汉城，却深知汉城办亚运会、奥运会的声望。

张百发的回答是很机智的：“在绿化上，会比他们好。”

邓小平点了点头，轻松地笑了笑。

阳光斜照，摩天的楼群，投下了巨大的身影。莫名的忧虑，

忽地浮上了心胸。

“这么多楼今后怎么办？”邓小平忽然插话。

“公寓楼今后要出租，也要卖出去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到这里来买房，房子很好。”陈希同耐心地回答。

他陷入了沉思。怎样科学地运用亚运工程，这或许是专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吧！

一棵碧绿的白皮松，有一人多高，置放在预先挖好的洞穴中。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拿起铁锹，轻松自如地铲起一锹土，培在树的根部。

邓小平种完树，轻轻地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直起腰，翘首凝望远方。那里，由霍英东先生捐款一亿港币建成的现代化游泳馆，正在紧张地施工。环顾四周，一片拔地而起的高楼。最后，把目光落在高悬在楼宇正中的一座标语牌楼上，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了四个字：

决 战 决 胜

他，颌首含笑。长空漫漫无涯，燕山欣然为岸。北京人都知道他精湛的桥牌技艺，这一回，他又打出了一张精彩的牌。

汉城，亚运会前的龙虎斗

1984年9月28日，汉城。

南朝鲜的风云聚会之地，处处都在显示着它雄厚的经济实力。楼如云，车如水，世界，竟变得如此的狭小、拥挤。无数的色块、堆砌着无数纠缠不清的梦。晕眩，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人世间的繁华、富贵，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幻想，仿佛全失去了迷人的七色光环。难怪张百发一踏进那用不锈钢板镶嵌起来的华丽的大厅，心中就产生颇有点失敬的联想：这个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很像是一个腰缠巨富的得意洋洋的财东，毫无顾忌地向他的客人炫耀自己殷实的家当。

体育大赛，强烈的竞技、角逐，力的拼搏，美的精灵，联为各国人民友谊的彩带，早已从那绿茵茵的运动场脱颖而出，而濡染着现代工业社会那五彩缤纷的色彩。且不要小觑了南朝鲜人，他们运用筹办亚运会、奥运会的机会，响亮地提出“汉城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汉城”的口号。尽管，国内危机四伏，动荡如爆发前的火山。但在国际上，却令人刮目相看。体育，在南朝鲜人的心目中，不亚于神奇的上帝。它带动了南朝鲜的商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体育，救活了南朝鲜。

亚运会已经举办十届了，这是以城市为单位承办的体育盛会。它的前身是远东运动会和西亚运动会，每四年一届，与奥运会相间举行，会期为十六天。这一回，张百发以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奥委会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率领代表团前来汉城，争取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

体育竞技，两军相搏，寸土不让。汉城之战，夺取亚运会的主办权，并非易事。

重任在肩。面对无数陌生的眼睛，他心里常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恢宏、壮阔，亦不乏落寞和惆怅。他几乎可以背诵出一张亚运会召开情况的简表。自1951年，印度新德里举办首届亚运会之后，马尼拉、东京、雅加达、曼谷、德黑兰、汉城都主办过亚运会，其中，泰国曼谷主办过三次。唯独没有中国。十一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总人口比这些举办过亚运会的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却没有承担过这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倘说要讲究国力，中国总不会落后于当年的印度和泰国吧！他熟悉的一位老工人曾打过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举办亚运会，好比是请客，我们总是去出席别人的宴会，讲究礼义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应当做一次东道主了。”想到这里，一丝苦涩，濡染着淡淡的惆怅和遗憾，潜入心田。他轻轻地呼了一口气，双手习惯性地往后拢了一拢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尽力使心境平静下来。

富贵的紫紫色天鹅绒大幕低垂着，豪华型吊灯，夺尽天工，一派璀璨。亚洲奥理事会全体会议就要开幕了。来自亚洲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陆续入座。张百发和他的同伴坦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虽然，他不是第一次出国，更不是第一次和外国朋友打交道，但此刻，一颗心却情不自禁地收紧了。

1982年秋，印度新德里举办第九届亚运会，中国体育健儿英姿焕发，一试锋芒，夺取了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战绩，撼动了日本人的“亚洲体育盟主”的地位。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更是雄风猎猎，出奇制胜，震撼全球。恃强好胜的日本人，早已把中国体育界视为竞争的对手了。

富士山下的儿女，创造了奇迹。战后，一片废墟，而今，却是满目辉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恰巧，1990年是日本广岛市建城100周年，广岛市遭受原子弹轰炸45周年。不乏政治眼光的日本政界，把争取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他们率先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申请，要求1990年的亚运会在广岛市举行。广岛市市长，已经向市民许愿：在任期间，定然夺取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权利。

一诺千金，为达到目的，不惜破釜沉舟。中国，遇到强硬的老对手。

初战在科威特。万里之遥，一片苍茫之中的弹丸小城，系着一场颇具戏剧色彩的较量。日本人财大气粗，派去了由14个人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代表团，并带去了镌着“日本制造”字样的许多珍贵的礼品，馈赠给到会的代表，请他们为广岛市出力。中国仅派了三个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张百发任团长，他们带去的是一部由北京旅游局拍的北京风光电视片《北京欢迎您》。中国是好客的礼义之邦，按照国际交往的惯例，也带了些纪念品。准备馈赠给外国朋友。礼轻情义重，中国只拿出三千元买礼品，并且要准备送给200个人，张百发请人反复挑选，结果，选上了贵州的腊染。那是手工编织物，古香古色、绮丽多姿的图案，弥漫着神秘的中

国西南高原少女的狂放和衷情，系着绵长的神话和美丽的祝福。旖旎摇曳的北京风光，东方古都的迷人丰采，像那世上独一无二的贵州腊染一样，竟倾倒了许许多多的亚洲朋友，人心的天平倾斜了。

日本人慌了，又一次品味到中国人灵活机动的战术的厉害。但处事持重的亚奥理事会的决策人物，对第十一届亚运会会址的选择是慎重而负责的。

1984年6月14日，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和副主席沙哈亲自到北京考察，受到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的负责同志热情周到地安排了他们的访问活动。中国人是坦诚的，并不避讳自己的落后，特地陪同他们参观了北京几处陈旧的体育设施，但中国人也是有志气的，作出了庄严的承诺：我们有能力办好第十一届亚运会。几天之后，法赫德又飞到日本考察。急欲想将第十一届亚运会主办权抢夺到手的日本人，倾尽全力，对这个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发动了全面的攻势。这位被北京人誉为八千岁的亲王，面对着东方二个互不相让的对手，变得沉默和犹豫了。他不喜欢因此得罪任何一方。应当佩服他的外交艺术，对于穷追不舍的广岛市官员，他的表态是机智而得体的：

“第十一届亚运会，是北京办还是广岛办，希望中日两国奥委会能磋商一下，我想，不管在哪儿办，都会成功。”

不偏不倚，法赫德手中的天平，纹丝不动。事后，广岛市市长曾专程飞到北京，希望中国让步，没有成功。强悍的日本人，不准备做丝毫的妥协。不成功则引咎辞职，不苟言笑的广岛市长，准备一决雌雄。亚细亚的太阳，在哪里升起，亿万人翘首以望的谜底，留给了汉城会议。

自科威特之行以后，张百发心中有谱了。中国——北京，是他最坚强的后盾。汉城之战，他们带去了一部介绍北京建筑和体育设施的资料片，通过朋友的帮助，这部电视片在汉城电视台播放

了。金碧辉煌的赫赫画幅，行云流水的抒情风味，令人心荡神摇。北京，东方古国的荟萃之地，无处不成诗，无处不是画。对于生活在拥挤、污染成灾的现代工业城市的人们，那无异是飘逸、神往的伊甸园！汉城，被北京迷住了。

寂静。高高的主席台。亚奥理事会的高级官员们，正襟危坐。头缠阿拉伯饰帕的法赫德，一脸严肃。穿着红裙的汉城姑娘，尽管脸上漾着微笑，但来去无声，小心翼翼，仿佛稍有不慎，便会引爆一座威严的火山。应当赞叹法赫德及其高级幕僚非凡的想象力。或许，他们也呕心沥血地研究过，怎样平息亚洲体坛这场龙虎斗。或许，他们还用电脑精密地计算过中日两方筹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利弊得失。结论是出乎意料的：这次会议，一破往昔的先例，用表决的方式，决定两届亚运会的主办单位，第一是北京，第二是广岛。

平衡，平衡，寻求平衡，几乎是当今世界的超级时髦！

日本人虽没有丢失面子，但刚愎自用的民族，却吞不下这口闷气。为什么广岛要排在北京之后？他们想不通。因此，对于表决的方式，日本代表坚持用举手表决，他们要睁大眼睛，看看投票的情况。南朝鲜等国家的代表，担心因此得罪报复心理极强的日本人，则坚持用无记名投票来决定胜负。

张百发稳坐钓鱼台。春风徐来，波光粼粼。他感到欣慰。从那无数落在他身上的温暖的目光里，已经可以预卜这场角逐的结果了。炎黄子孙，中华古国，今非昔比了。人心向往中国。虽然，身处异邦，但依稀看到：亚细亚太阳的光芒，已经辉映着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了。

表决终于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当电子计数牌上显示出那绿莹莹的美丽动人的数字时，全场掌声雷动。北京获胜了，日本人也破例地取得了第十二届亚运会的主办权。

握手言欢。魁梧的张百发满脸笑容，站了起来，主动地伸出手，向日本广岛市市长表示祝贺。对方一脸阴云，他礼貌地苦笑

一下，目光沮丧，握着张百发的手，几乎快落泪了。他一回国，恪守诺言，毅然辞去了市长的职务。

投反对票的国家代表，也纷纷走过来向中国代表握手，表示友好和祝贺。他们一再声明，他们虽然投了反对票，但并不是对北京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会有意见，而是对亚奥理事会这种做法不满，因为一次会议，竟决出两届亚运会的主办权，无疑地剥夺了他们竞争第十二届亚运会主办权的权利。

会议的结尾，饶有兴味。印尼，东南亚翡翠的皇冠，那里的代表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虽然，他们在1962年成功地举办过一次亚运会，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兴味不减，迫切要求第十二届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

劝解无效，只好请亚奥理事会特聘的律师出场裁决。按照亚奥理事会制订的有关召开亚运会的条款。召开亚运会六年前，必须由亚奥理事会全体会议，对申请主办亚运会的单位进行审核，表决。这位气势不凡的律师，裁决干脆利落，他轻而易举地解释说：现在，距第十二届亚运会十年，属六年前的范畴，因此，表决合法。奇妙的数学概念，使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一时哑然了，他们明知其中有诈，但又提不出法律的根据，只好悻悻离去。

张百发笑盈盈地走出会议厅，明亮的阳光，洒在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出征汉城，凯旋而归，他心里暖融融的。北京，将升起亚细亚的太阳。然而，等待他的，并非都是甜蜜怡人的笑脸和芬芳馥郁的鲜花。

关山重重，中国亚运工程的总指挥，任重而道远呢！

他想起了贺老总的遗愿

太阳，金光灿烂，象征着光明、希望、未来。几乎所有民族的文明史，都辉映着她的夺目色彩。中华民族，同样是个崇尚太阳的民族。位于中国西南的横断山脉怒山的南端，与缅甸毗邻的

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峭壁雄峙，古木森森，但是，自1956年起，人们却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十多处沉睡三千多年的古代岩画。璀璨的历史画卷，心灵世界的天使，化尽岁月的苍凉和冷酷，赫然将原始先民火一样的热情，奉献给他们的子孙。

沧源岩画是人类的奇迹。它以正面律和抽象的感情符号来表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位置。以夸张的剪影效果，率真地突出本我意识和超越精神。最令人惊讶的是岩画中的太阳。先民以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将太阳人格化了，而且索性把太阳塑造成人，人的本体就是太阳，太阳本身就是人，人的头就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何其潇洒！何其丰富！何其浪漫！人，是控制和主宰自然的胜利者。

北京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喜讯传来，亚细亚的太阳在北京升起来了，举国欣喜。他，李梦华，当时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要职，最敏感地感受到那炽热的太阳的光焰。有人说，奥运会旗帜上的五个圆环，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他当然不会否认，但在他的心目中，那是五个熊熊燃烧的太阳，有了它，世界才如此生机勃勃，令人毕生留恋。

体育就是他心中的太阳。多年来，他曾率领中国体育健儿南征北战，尤其是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许海峰一声枪响，中国人在世界奥运历史上，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他曾忍不住潸然泪下。频传的捷报，狂欢的人群，飘飞的红旗，叠印的笑脸，中国体坛的鼎盛之日，使他的生命闪烁着灿烂的光华。

碧海雪浪，一阵阵，叩击着他的心胸。亚运会，又一次体育盛会，如磅礴的太阳，升起在中国的长城之巅。燕山山脉的峰峰壑壑，将洗尽昔日的寂寞和荒凉，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层林尽染，望不尽的秋色无限。北京，尘封多年的朱门层层递次开放，抖落着幽怨，抖落尽近代中华民族的耻辱，将一个花团锦簇的未来，赐予衷爱她的人们。

开会，讨论，组织专家论证，带队出国考察，国家体委的最高长官，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筹备亚运会的艰难工程。

现实和想象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几年来，国门大开，中国体育健儿，一次次远涉重洋，鏖战异域，捧回的金杯，截至1983年，仅世界冠军，已达118个了。但国内的体育设施，却大相径庭。尤其是北京，缺乏能适应亚运会大赛的大批体育场馆。中国亚运工程，像沉甸甸的大厦，压在心头。

一个体育行家，他明白，亚运工程的建设是由亚运会规模决定的。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当时只有6个比赛项目，参赛人数才448人。四十多年过去，今非昔比。第十一届亚运会，正式提出的比赛项目有：射箭、田径、羽毛球、篮球、拳击、自行车（分场地、越野）、击剑、足球、体操（含艺术体操）、手球、曲棍球、柔道、赛艇、皮划艇、射击、游泳（含跳水、水球）、乒乓球、网球、排球、举重、摔跤、帆船、藤球、高尔夫球、武术、垒球、卡巴迪等27个项目。如此繁多的比赛，必须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赛和练习场馆。五、六十年代建筑的北京体育设施陈旧而落后，已经很难胜任这一届亚运会比赛的要求了。第九届亚运会，是中国体坛的一座纪念碑。我国运动员一举夺得61枚金牌，从容地跻身亚洲体育强国，实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突破。这次亚运会的运动员人数高达5 000人。第十届亚运会增加了比赛项目，人数仍保持了前一届的水平。按照亚奥理事会有关亚运会的章程，亚运会和奥运会不同，不需要进行预赛淘汰，因此，出线权不受限制，每个会员国和地区都能报名参加，而且不受限制。北京，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因此，第十一届亚运会报名的队数和人数将有显著的增长，估计运动员可达5 000~6 000人，参照前几届的情况，各国和地区的官员、领队、教练、医生等随队人员，大体为运动员人数的1/3，仅是体育界接待的总人数，将达8 000多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居住，训练，比赛，都有特殊严格的要求。按照国际上的常规，必须要有运动员村。而我们

呢，可谓是一片空白。

太阳，太阳，为了托起那瑰丽无比的亚细亚的太阳，他几乎绞尽脑汁。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曾算过一笔毛账：倘若在北郊兴建一座“亚运城”，包括运动员村和国家体育中心，运动员村有国际会议中心、运动员公寓、医疗、新闻中心、通讯中心、游乐宫、大酒店；体育中心将有大中体育场、大中小体育馆，计20多座，这些，整整要人民币六十个亿！一听这个数字，他的心就缩紧了。

茫然。体育，同样是要以经济为后盾的。国家经济落后的羁绊，令人心如火焚。李梦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课题。窗外，暮色渐浓。久经沙场，目睹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他不失沉着和冷峻，但难解的愁苦纠缠着，像理不出头绪的乱麻。他，习惯地点燃了一支烟。

烟雾袅袅，他自然想起了贺老总。中国体育的艰难腾飞，和贺龙的名字紧紧相连。留着八字胡须的贺龙，仿佛正眯着眼睛，乜斜着他。当年，贺龙主管体委，朝夕相处，李梦华熟悉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秋阳似火，西山枫叶烧红了。贺龙曾经带着他来到郊外。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回，老总兴致极浓，他从小汽车中钻出来，红艳艳的阳光，刹时勾画出飘逸而又威严的剪影。

“梦华，我们今后一定要兴建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体育中心。我看，这里就很不错，靠近西山八大处，往后，老了，就住在这里，来看看比赛，也方便。”贺龙抱着臂膀，轻松地说道。

往事如烟，却总难忘却。生死诀别二十多年，李梦华想起来，仍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他把烟掐灭了，铭心刻骨的记忆，如一星火苗，倏地点燃了他久孕心中的憧憬。

气势恢宏的“亚运城”，恰似那神奇的海市蜃楼，令人心往神驰。中国虽穷，但中国却很大。倾国家之力，以几十亿元，营建